

觀春到老眼如鏡

李沙(蓬都)

我讀書的時候，對面教室掛了一副聯子，是他們班主任自己寫的毛筆字，上聯是“觀春到老眼如鏡”，下聯未曾記住，因為這一句就很是讓我驚為天人了。字寫得很漂亮，清癯乾淨，與這句話相得益彰，我甚是喜歡，每天都要探頭去看幾遍。

後來我讀書讀到辛棄疾的《送湖南部曲》，看到“觀書到老眼如鏡，論事驚人胆滿軀”，我才知道這麼些年是我誤會了，那個字不是“春”，是繁體的“書”。可是先入為主的印象太深了，雖然知道了本意為何，每每回憶起這句子，我還是要念作“觀春到老眼如鏡”，畢竟，我啞摸這句話啞摸了許多年。

那時候我一直在想，為什麼是觀“春”呢？而不是觀“夏”，觀“秋”，觀“冬”？一定是夏天太過繁盛，秋天太過蕭條，冬天太過肅殺。春天剛好，春天是層次最為豐富的，它是一點點、一點點的萌生出來，渲染開來，直至不可收拾的無處不在的鋪天蓋地

的春意盎然浸透到每一寸空間。樹梢頭上的淺綠鵝黃，台階牆角慢慢長老的苔蘚，次第開放的各色花兒，都在訴說著時光的流轉。從最冷酷的寒冬到最黏膩的盛夏，這中間居然是由最溫柔的春天來銜接的，它低吟淺唱，迂回婉轉，讓我們不要抗拒成長，忘卻了時間的流逝，忘卻了生命的單向，四季輪回里，蘊含着偉大的力量。

孔子說過很多話，我最喜欢的是“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。”“觀春到老眼如鏡”恰好給了這句話一個生動而具象的注解。《說文》曰：“觀，諦視也。”諦視，就是很仔細地看。用心去看，心眼相通。我初中的學校與瓊江一街之隔，街這頭是大水門，那頭是小水門。藉此方便，我上學前，放學後，總要故意花些時間去江邊坐坐，看山看水，自得其樂。江岸下游是一片小樹林，冬天剛過，春天將臨，那林子頂梢還未長出葉子，望過去一片氤氳如煙，是我最

愛的光景，初中三年，我看了三年，從來不覺得厭倦。古人寫詩，愛用“煙樹”一詞，“青夢裊裊掛煙樹”“煙樹遠浮春縹緲”，每每看到這些詩句，我眼前便浮現出那片煙樹，我，和寫詩的人，便仿佛對上了暗號，一個隔斷被打通了。記得我父親也曾對我提過一個詞，他說，以前不懂桑之沃若這個“沃若”是什麼樣的，直至有一次去到一片桑園，看到滿眼肥澤豐潤的桑葉，恍然明白古人寫詞之準確，“沃若”二字便活了。如果不是親眼見過許多美好的風景，那麼許多美好的詞語，也終究不過只是紙上的黑白文字，可惜了閱讀者未能賦予它二次生命。或許，無論是觀書，還是觀春，還是觀別的什麼，只要我們用心去觀、去思、去體驗，終其一生，自會心明如鏡，悟得真諦。

“觀春到老眼如鏡”，雖然只是一個孩子很傻乎乎的誤會，但因着我的理解，却也成了我心中的真理，教我於自然萬物中，於生活百科中，汲取到源源不斷的力量，滋養自己，浸潤自己。

此日花事

任惜春(景寧)

這一天，注定與花事相伴。

晨起，信步走在水棟(即河邊游步道，景寧人尚且這般稱呼)上，徐徐春風送來陣陣芬芳，沁人心脾。不用說，是水棟上那一樹樹吸晴無數的梅花在燦然開放，其艷若桃李，艷如雲霞，極為絢麗。隨手攝下這令人賞心悅目的一幕，發到朋友圈，配文字曰：你好！清晨！

這樣的清晨，為遇見如此的梅花而分外美好！

推開辦公室的門，映入眼簾的自然是窗台上那盆正蓬勃綻放的長壽花，今天的它似乎比昨日開得更為嬌艷，十幾個花頭齊刷刷地吐露着芬芳。之所以如此寵愛此花，只緣於無意中的一次發現和感動。多年前曾栽種了一盆長壽花，有天不小心弄斷了一撮花頭。這花頭便如棄兒般遺落在陽台黑色的花崗岩上，艷麗的粉色被襯得慘兮兮的，自是無人問津。可就這麼個花頭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，任風里雨里，一如既往、不管不顧地繼續綻放着她那還未綻開的花蕾，猶如岩石上開了一朵永不敗的花兒。每次偶遇它，我都忍不住要注目凝視，這該是多麼奇特的生命力！對美麗的解讀如此別具一格。自此，我每年不栽它個四五盆不過癮。此花花期長，極易栽種，又值冬末初春綻放，恰好裝飾了這個稍顯落寞的時節。

這不，這些天它們被我安置在各處，讓那丛丛紅艷時刻陪伴我，溫暖我。前不久，我還將開得最好的一盆送至鄉下陪伴父親。年已八旬的父親愈來愈迷戀故鄉那逼仄的祖居，常一人久居，不肯返還城里，但伴隨的是健康每況愈下。作為子女的我們甚為擔心，却是無力改變。想着長壽花好侍弄，它不會因為父親的不事花草而怠慢自己的花期，便給他老人家抱回去一盆。這些天，那盆長壽花該也是紅艷艷的開，定能如我所願，能夠及時給從書籍中或低頭著書中抬頭的老人家送上燦然的微笑。

正思忖着今天得尋個空給父親打電話問候下。發現有一花蕊的QQ头像在閃爍，打開，某副刊一編輯在向我招呼，解釋說某篇文章未能如期刊出的原因。望着電腦屏幕，那邊的她，真誠，負責；這边的我，誠惶誠恐，感激不已。我們素不相識，却因為文字，成了朋友。日常中，將一些成熟或不成熟的文字發往他們，惴惴中，希望得到的是支持，是認可。於是，在人海中，便有了這麼一種暗香盈盈的真誠的友誼，告訴你在前進的路上並不孤單，鞭策着你努力前行。

午間，小弟孟春打來電話，問我是否要種植蘭花，說昨晚抽空修整蘭花，給整出不少。小弟最喜植物，他家角角落落不缺的是花花草草，整個居所弥漫着植物氣息。常常翻山越嶺，為的是找尋想一睹為快的某种植物。每每跟植物們一起時，用他特意購置的微距相機細心地給它們拍照。面對龐大的植物體系，他對它們的名字了如指掌，對它們的一些習性如數家珍。記憶力表現得這般強大，常讓我感覺電視節目“最强大腦”也不是虛構。或許唯有摯愛，才能如此上心。他還為此特意開設了公眾號“植物者的告白”，每次將撰写的有關植物的文章置放其中，這顆熱愛自然的心和充滿植物氣息的文字感染着無數的閱讀者。

夜幕降臨時，我開始種植从小弟處拿來的蘭花。

晚間，我枕着花事入夢，讓繽紛的它們來裝飾我的夢境！



畫中畫

隨風(市區)

三月的天，乍暖還寒，天還是下着小雨，瓊江邊上，小船微蕩，遠山雲霧繚繞，煙雨中的古堰畫鄉如詩如畫。

蒙蒙細雨中，一個艷麗的紅點從遠處向前移動，走近看，是一大一小撐着紅色雨傘走來，應該是父女倆吧，走到江邊，在一塊稍大點的石頭邊上停了下來，女孩放下書包，脫下外套，拿出本子和筆，在石頭上開始画画，一旁的父親則拿着女兒的外套，撐着雨傘為女兒擋雨，沒聽見父女倆有什麼交流，似乎習以為常，我想這肯定不是他們第一次來這里画画。好一幅景中畫，畫中景！

古堰畫鄉依旧游人如織，游船穿梭而行，女孩時而抬頭看看前方，又繼續画画，撐傘的父親依然未動，很想探知她畫的是什麼，但又怕打擾她的思緒，就在稍遠處看着。粉色毛衣，大紅雨傘，如同江邊美麗的花朵，成為今天這里最為亮麗的一抹春色！

古堰畫鄉是麗水著名的景點，這里白帆點點，一江春水向東海，不僅自然風光獨特，而且歷史文化底蘊非常濃厚，有建於南朝蕭梁天監四年的通濟堰，距今已有1500年歷史，是浙江省最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，1962年列為省級文保單

位，2001年6月25日，通濟堰作為南朝至清代古建筑，还被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。這里人靈地杰，有讓習總書記記憶深刻的巴比松油畫，一批有思想有擔當的藝術家借鑒了法國巴比松畫家的精神：畫我家乡，走向自然，創作出了有麗水特色的巴比松油畫。這里的自然美景吸引了眾多藝術高校師生的青睞，成為學生的實習基地，也是文學藝術工作者的創作源泉。一方水土養育了一方人，一方人讓這里的水土更美，這里定會越來越好，或許若干年後，女孩的作品也會走出麗水，走向更加廣闊的世界！